

当代出版学科与出版行业发展的错位——“流动性”视角下的出版

李玉玺

安徽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中国·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 简单地以“互联网”“短视频”“短剧”“抖音”或者“碎片化时间”归纳新的文化产品形态并不能回答当前出版业改革的动因, 或者指导出版学科的发展实践。万安伦在探讨“编辑”与“出版”关系时也更加激进地提出了“‘编辑出版’的出版学科范式之误”这一观点, 即编辑与出版到底是何种关系, 流动性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理论工具去窥探出版在现实层面有区别性的实践特点和理论上的潜在特质。图书, 或是人自我构建的一种实践, 是流动性感受的终点。而出版其实是人对身体流动性感受的复写过程, 换言之,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 出版是对运动——这一人类存在方式的思维化复写。

关键词: 出版; 学科建设; 流动性理论; 阅读体验

The Disjunction between Contemporary Publishing Stud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Publis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Li Yux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hui University, China Anhui Hefei 230031

Abstract: Simply summarizing new forms of cultural products with terms like "Internet," "short videos," "short dramas," "Douyin," or "fragmented time" cannot answer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current publishing reform, nor can it guide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publishing studies. Wan Anlun, when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itor" and "publishing," more radically proposed the view of 'the misconception of the publishing studies paradigm of "editorial publishing"' — that is, clarifying the exact relationship between editing and publishing. The significance of mobility lies in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tool to observe the distinctiv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shing at the reality level and its potential qualitie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Books, or self-constructed human practices, are the endpoint of the experience of mobility. Publishing, in fact, is the process of reproducing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bodily mobility. In other words, within Marxist philosophy, publishing is the cognitive reproduction of motion — a way of human existence.

Keywords: Publishing;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Mobility theory; Reading experience

1 问题和理论背景

2023 年年底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加快构建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 离不开对当下出版行业实践的深刻洞察, 只有从丰富的产业实践中汲取理论活力, 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才能成为“有本之木, 有水之源”。

笔者作为出版学科人才培养的受益者, 接受高等教育不仅没有减轻笔者对专业和行业的疑惑, 反而在专业学习和行业实践中积累和捕捉了更多的问题。为什么当下出版行业的出版从业人员招聘往往并不匹配出版学科培养的出

版专业人才。出版学科内部存在着怎样的学科研究现状, 致使“出版学发展的滞后集中表现在学科发展的现实水平、学科格局与出版业发展需要错位。”深究这些疑惑和问题, 他们横跨了出版学科创制与发展, 既包含了学科化视角下的出版学科由来与初衷的考量, 也包含了出版学科与出版业无法分割的紧密联系, 出版行业和出版学科在数智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让出版学科和出版行业需要以学科共建的范式重新归纳、统一起时代触觉, 进而串联出一个出版学科到出版行业的现代化出版学科认知范式和更加符合数智时代的出版人才培养模式。

华勒斯坦曾提出“学科的创立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

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设置合理性被归因至“知识群”先行的这种逻辑,但实际上自然科学在“知识群”之前有更加坚定的现实基础——实践,出版学科的诞生事实上主要源自于制度原因,李频老师“论出版学的核心与边界”一文深刻揭示了制度研究在出版学科理论研究缺位带来的问题。对于我国出版学科,制度化研究视角的缺位并不是学者乃至学界在研究过程中有意略过的问题。“因出版制度的意识形态内涵与性质,出版制度‘先天’地被假设为出版实践的逻辑前提,并被置于理论探讨之外”。这种被预置在学科研究范围之外的“制度因素”恰恰是华勒斯坦所讲的从“知识群”到拓展各自独立现实领域的理论进路,出版的知识群并未在学科创制之前形成,而是适应制度预先设定了自身和服务现实领域的导向,实事求是地说,学科“知识群”的缺失并没有随着学科现实服务领域发展而发展,这种缺失所带来的困惑正被高歌猛进的出版业和励精图治的制度现状带入了一种新的理论情绪——清晰的困惑,即知晓学科理论有待发展,但研究铺展却无从下手。如果说出版业市场化转型实践解决了业界与学界面对制度变革的困惑,那这之中仍然要解答的问题并没有减少,简单地以“互联网”“短视频”“短剧”“抖音”或者“碎片化时间”归纳新的文化产品形态并不能回答当前出版业改革的动因,或者指导出版学科的发展实践。万安伦在探讨“编辑”与“出版”关系时也更加激进地提出了“‘编辑出版’的出版学科范式之误”这一观点,即编辑与出版到底是何种关系,并进一步指出将编辑与出版并列可能是当年学科创制之时无人理清的逻辑失误,“‘编辑出版学’的学科范式,一方面造成非常有限的学术力量和研究精力的分散,更重要的是该范式长期影响学界对出版学科的正确判断和科学认识。”众多学界大家已经敏锐察觉到,出版学科自创制以来所适应的制度环境和理论空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2 “流动性”视角下的出版

“新流动性范式”由英国学者厄里提出,约翰·厄里的“新流动范式”理论主要关注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费主义背景下,人们如何通过流动实现身份认同、社会关系和文化的构建,强调流动的多元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当前流动性理论研究的主要研究局限性是其关注的实践领域围绕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人口流动和社会文化变迁和其他宏观的社会学命题,缺乏微观现象的理论关注,而引入出版学科

独特的实践问题,或也能为流动性理论带来新的理论土壤。

本文主要围绕三个层面论述流动性理论对于认知出版学科和出版业间的认知区别和实践差距、发展出版学科理论所能提供的帮助。第一是以流动性视角重新审视当前的书籍和书店,探究图书和其附属的书店文化空间何以在数智化时代继续承担起建构人们自我认知的使命。第二点是在流动性体验框架内解析出版业和出版学科在人才培养和出版实践上的认知错位,揭示流动性视角下出版活动(或者说图书)的特质。

(1) 流动性视角是观察数智时代书籍特质的一个侧面,这个问题串联起出版学科和出版业共同面对的书籍所构造的文化空间。书籍为人类提供的或正式一种想象的流动性空间,想象的流动性空间这一特质或同样能依附在其他不具备图书这样完整知识信息形式之上,但始终不能把流动性的想象落在纸张上。流动性对象不仅限于信息和想象性的流动,更重要的是人的在场。自1955年竖排开始被横排取代,今天我们所能触及的书籍文字形态已经延宕了70年。书籍自身早已从一种文化载体形式演变为一种高沉浸感的想象空间,这种想象空间并非是数智时代的简单造物所能取代。中信出版社作为事实上的“中国第一出版社”,旗下城市文化空间项目运营包含了一项特殊的内容,既“中信书店”——主营城市机场书店的品牌书店,2024年,中信出版集团城市文化空间营收报3亿1千万,毛利率同比增加2%,中信书店线下实体店坪效同比增长7%。以中信书店今年4月底新开的上海浦东机场店为例,同地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S1卫星厅国际区域S1B2-19点位44个月经营权”月租价格为98060,年租超过一百万,要在寸土寸金的机场等高人流量场所提升书店经营效益并非易事,机场书店的空间范式也呈现出一种与传统书店截然不同的模式。

全开放形式的书店设计与其说是书店,不如说是图书阅览区或者是图书空间,书店没有了封闭空间来限制和圈定阅读者的范围,书店成为了可以流动性访问的文化空间。书籍借由书店的开放性空间嵌入了机场这样一个流动性空间中,机场书店合理性构建恰是在一个高度流动性空间中构建了一个区别于传统封闭式书店场景的高度开放空间。机场等公共交通站点是流动性的特例,他们是流动性的“中间”空间,在当下“由于城市居民流动性的加强,使得信息、物质、活动等流动更加频繁,家庭和工作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社交网络和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增加”,而虚拟的流动性载体主要来源于网络和电子设备,人们的信息

诉求围绕手机等电子设备,但是这种虚拟的流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流动载体自身的异化,想象的流动不是自身的流动,电子设备所能提供的想象流动与电子设备自身的沉浸能力还有信息对流动性的包容密切相关,一个手掌大小的屏幕所能给予的沉浸和7秒一个的短视频能承载的想象终归不能使得流动的人获得完全的文化认同感更毋庸说自我构建。机场书店自身实际上绑定了一个“无聊空间”或者说流动性中的“静止空间”,人们从身体的流动性中减速乃至停留下来时,人我们所面对的信息流动性就会更加显著地呈现出来,籍中更广泛的想象空间方才能重新进入被人们考量的区间。短视频的片段化内容属于高度易感知的信息内容,同样的,高度易感的内容与高度流动性是绑定的,然而流动性却是与沉浸感相悖的,这也就意味着越是易感知,流动性就越强,实际上,强流动性叠加高度易感带来的正是短视频给人以快感与空虚感并存的原因,反复感知却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反馈循环,流动性在此没有完成循环和自我构建。机场书店瞄准的是互联网不能承载的想象流动,在这样一个高流动性内部瞄准一群特定被局限在空间内不能实现身体上“流动”的人群。换言之,这里的流动性或者可以换成运动性,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运动是一切物质存在的方式。人不能在现实意义上实现运动,其思维必然寻求继发的运动,流动性意义或也能在这里实现。在这里的机场书店实现了对流动性反馈的补偿,因为书籍需要的是阅读和理解,这补齐了流动性的反馈也实现了更加完善自我构建,而非简单的观看和收听,这与数智时代的信息获取特点有所不同,并最终促使机场书店实现了自身文化使命——“完整的人”。

(2) 流动性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理论工具去窥探出版在现实层面有区别性的实践特点和理论上的潜在特质。无论是流动性理论本身还是数智化时代本身,“我们仍然关注的是‘流动性’本身,而忽略了一个以社会参与及分享为核心的机制建立。也就是说,技术问题解决了,需求也出现了,但由于缺失一个有效的社会文化交流结构,我们身处网络与流动空间之中,却仍然感受到被割裂与隔离。”作为“新流动性范式检视多种流动性的集合”监视下的两种重要模式,想象的旅行和实时虚拟旅行或许是目前最能“共同创造和维持了跨越距离的社会关联”的两种流动性集合,他们不同于物的传递和人的转移,能够与数字互联网密切结合起来,创造出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更为真实的虚拟旅行。彭兰老师总结过短视频数个特点,包括碎片化呈现、以人为本的个人化叙事、重视情绪唤起的短效

传达方式。短视频重场景和生活化的呈现,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现实空间复写的尝试,从而唤起一种想象的在场的切身体验,进而激发起身体在场的动态感知,搭配较强的情感输出,使得短视频的接收者以较低的成本体验一种到达现场的动态感知,进而实现一场短暂的虚拟旅行,以极低的成本完成一次自我感知构建——虚拟在场叠加情感冲动。换言之“只有我在刷抖音时,我才觉得我活着”。

图书并没有提供一个可供分享的核心系统和社会文化结构,但是在流动性的社会内部创造了一种自我沟通和自我确立的满足,这种沟通结构实际上实现了一种“回响”式的社会文化分享结构——一个系统化且早已发出的声音,以书籍的形式等待读者回应,直到一本书被翻开,读者才在自我构建的过程完成这个与早已发出的“声音”的对话。与书籍对话的过程不是被动接受的过程,书籍中“想象”的流动性激活了人的感官,并且要求人们以具身、思考在场的流动性体验投入这种体验中去,它补齐了虚拟旅行的短板。流动性的本质在于体验和自我构建,体验指向自我构建,反之体验就会走向“无聊”。自我构建不仅限于获取感官,也包括反馈。“新流动性范式在关系空间中检视流动,在流动中检视社会关系。新流动性范式提出:社会生活既包括与‘在场’他人的互动,也包括‘想象在场’的互动”。

出版社更需要跨学科知识背景的学生已是不争的事实,从表面上看,培养一个掌握编辑出版加工技术的出版专业学生成为一个信息网络安全方面图书编辑的投入,可能远超过一个网络信息专业的学生学习编辑出版加工技术的成本。成本问题是出版转企改制后的一个突出问题,某省级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征订序列儿童期刊的生成方式是这样的:出版社的期刊编辑中心确定一个大致的主题,然后书籍的内容组稿和排版整体外包给一家省外专门从事于的少儿科普类内容制作的文化企业,待收拾妥当,样刊寄回期刊中心经出版社核验无误后交付印刷,出版发行。这种模式似乎是一种经济选择,实际上该期刊中心缺少科普类期刊编校人才,无力维系该期刊的编校工作,但维系征订目录又是一项制度任务,关系到该省少年儿童科学启蒙。不难发现,主导出版社行为不是成本,而是图书本身,图书最核心的内容是系统化构建后可供广泛传播的知识性内容,不是出版技术。“编辑出版学”的问题尽管已经被学界察觉,但在今天仍然成为了出版学科人才培养和现有出版业间最大的错位。

图书供给的“想象的流动性”的核心在于图书创造了

一个可供想象的铺陈的空间,无论是学术空间还是艺术空间,这些源于文字的空间必须依托于人们的对于流动性空间认知范式,学术书籍不能充斥口语化的表达,小说不能满足是说理,我们理所应当认为图书应当符合不同的条件和特质,以区分图书自身。进一步说,人们在图书所构建的想象空间中的意识流动性感受也决定了图书所应具有的特质,人们在实践中得来的感知,在诉诸“想象”的旅行时,会主动的复写实践,来印证自我,来完成人的自我构建。图书,或是人自我构建的一种实践,是流动性感受的终点。而出版其实是对身体流动性感受的复写过程,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出版是对运动——这一人类存在方式的思维化复写。

3 结语

出版学科的自主知识理论体系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方面,今年来得到了很多关注,但是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关注能够根治的,李频老师和万安伦老师分别对出版学科对制度研究的缺失和“编辑出版学”学科设置存在的问题做了深刻的剖析,揭示了当前出版学科与出版业存在认知错位的重要历史原因,然而仅仅回顾学科建设存在的历史局限性是不足以催动出版学科向前发展的,出版的魅力在流动性愈发显现的时代愈发体现出自身的价值,一个完整“想象旅行”知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人在流动性或弱或强的历史时期选择复现的具身体验,更是未来某个历史瞬间另一个人沉浸其中的“想象旅行”。流动性理论所能给予的也只是一个工具,出版学科已经走到了要将曾经没有打下的理论地基重新填补的时间节点,希望这篇论文能为此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胡易容. 从强国战略到出版学科布局——《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解读[J]. 出版参考, 2024,(02):5-7.
- [2] 黄旦. 出版在哪里? ——基于书史研究的粗浅思考[J]. 现代出版, 2024,(01):8-19.
- [3] 王鑫, 崔思雨. 约翰·厄里“新流动范式”与传播物质性研究对社会学理论的接合与涵化[J]. 国际新闻界, 2023,45(03):26-45.
- [4] 周蔚华, 方卿, 张志强等. 出版学“三大体系”建设(笔谈)[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60(03):68-82.
- [5] 方卿. 关于出版学学科性质的思考[J]. 出版科学, 2020,28(03):5-12.
- [6] 万安伦, 刘浩冰. 新中国出版70年:主要成就与总体特征[J]. 中国出版, 2019,(14).
- [7] 彭兰. 短视频:视频生产力的“转基因”与再培育[J]. 新闻界, 2019,(01).
- [8] 万安, 曹晶晶, 曹继华. 对出版学科理论逻辑和结构范式的思考[J]. 出版发行研究, 2018,(04).
- [9] 王宇渠, 陈忠暖. 基于流动的商业空间格局研究综述[J]. 世界地理研究, 2015,24(02).
- [10] 李频. 论出版学的核心与边界[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38(04).
- [11] 崔延强, 陈孝生. 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关于沃勒斯坦“否思”的“否思”[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0 (06): 33-43.